

大印象

刘建超

在老街,人们把给人画像的营生称作印象。

在老街,能把画像这门手艺做得精绝的是八角楼下的大印象店。遇到个急事,有人会拿着照片,找到店里,说给“印象”一张。大印象便按照顾客的要求,把照片上的人像放大绘画到纸版上,装裱好,保证和照片上的人物表情一模一样。

去老街找大印象,老街人都会告诉你:“大印象啊,好找。去八角楼,他长着一张宽脸,短眉,眼睛不大,特有精神。”

大印象不只是活儿做得好,为人也正直实诚。大石桥段家老爷子意外去世,家人没有找到老人留下的生前遗照,便找到大印象,央求他去家里给老爷子画像。做印象这门生意的,极少上门给人画像的,用照片印象,是要借助一些技术工具的。而登门画像却全凭手上功夫,况且是给故去的人画像,不吉利,是晦气生意。

大印象二话没说,收拾起家什就到了段家。大印象对躺在棺木中的段老爷子鞠了三个躬,支起画板开始下笔。正是三伏天,屋内闷热,出于对死者的尊重,大印象连续八个小时不吃不喝,在灵棚搭建起前,画完了肖像。

大印象谢绝了段家人的优厚酬金,说:“我能给老爷子画像也是有缘啊,

算我送了老爷子一程。”

老街有个清扫街道的环卫工，大家都称他韦老头。他每天推着架子车，沿街清理垃圾。韦老头闲的时候，就爱坐在大印象的店前，吸着烟，看大印象画像，扯些家长里短。



韦老头吧嗒吧嗒有滋有味地吐着烟雾，也不管埋头做着活计的大印象听没听，自己只管说。说他和老婆的恩恩怨怨，说因为他没有照顾好妮子，十二岁的妮子溺水死了，老婆子也离家走了。

“我那妮子啊，长得可带劲了，瓜子脸，大眼睛，双眼皮，长睫毛，笑起来俩酒窝，学习好着哩！都怨我，都怨我啊。”韦老头过足了烟瘾，也叨叨够了，拿起扫把仔细地将店铺前清理干净，推着车子走了。

韦老头退休那一天早晨，去找大印象道别，大印象的店铺没开门，门上挂着一幅画像，是个女孩的画像，瓜子脸，大眼睛，双眼皮，长睫毛。

“天啊，这是我妮子，是我妮子啊。”韦老头把画像搂在怀里，老泪如珠，对着大印象的店铺拜了又拜。

大印象生意清闲的时候，端着一杯茶，眯缝着一双小眼看来来往往的行人。有人说大印象的本事是过目不忘。曾经有人打赌，带着四个男女在大

印象眼前过了一趟,让大印象把这四个男女画下来。大印象眯缝着眼,一杯茶的工夫,四张画像就出来了。四个男女惊讶地瞪大眼睛,各自拿着画像离去。

老街关于大印象的传说不少,是真是假没人去考证。不过,大印象协助警察抓窃贼的事情却是老街人亲眼所见。

那年冬天,流窜作案的盗窃团伙到了老街一带,派出所警察通知商家注意防范。没过几天,老街的一家珠宝店失窃。

警察在走访时,大印象拿出了几张画像,说:“这几个人在老街转悠几天了。”

警察按图索骥,果然抓获了三名案犯嫌疑人,只是让团伙的头子逃脱了。老街人把大印象画像擒贼的事都传神乎了。

原想这件事情就算过去了,没想到事件还有后续。春节前夕,逃跑的盗窃头子不甘心,竟然又潜回了老街。节前商家生意旺,店铺关门也晚。天擦黑,大印象起身要去关门,一个黑衣人裹着寒气闯入店里,反手扣上门。大印象正疑惑,一把冰冷的匕首抵住大印象的咽喉。大印象即刻明白了是怎么回事,平静地坐到椅子上。黑衣人匕首向上一划,大印象两眼模糊,血如泉涌。

翌日,正在饭馆里喝酒的黑衣人,被警察逮个正着。黑衣人挣扎着又哭又嚷,说警察冤枉人。黑衣人被带到派出所,吵闹着的黑衣人忽然安静了,他看到案桌上放着一张画像,那画像是用血绘出来的,画像上的人分明就是自己啊。黑衣人瘫倒在案桌前。

大印象的眼睛伤了,不能再给人画像了。有人惋惜地说:“大印象画了一辈子像,却没能给自己印象一张啊。”

老街人提起大印象还是那句话:“大印象啊,宽脸,短眉,眼睛不大,特有精神!”

光头

谢志强

泥水匠来给释梦师的屋子堵漏。屋顶有个天窗,被昨晚的风雨打破了。阳光直通通地照进来,地上泥泞不堪。

释梦师原在国王身边,专为国王释梦。国王时常被梦纠结、困扰,便封他为专职释梦师。可是,他释梦,漏洞百出,现实也证明了他的解释荒谬。后来,国王便把他驱逐出了王宫。他别无所长,只会释梦,成了都城的笑柄,生活落魄,几乎成了乞丐。



泥水匠担心他付不出工钱。释梦师指指破裂的天窗,自信地说:“我不会让你白干。”

封住了天窗,泥水匠察觉门前一暗,出现了一个人,光头反射着太阳的光亮,犹如点了一盏灯。他以为是释梦师的客户。

释梦师的表情,似乎早已有期待,他的笑像灿烂的阳光。

泥水匠惊奇地看到:释梦师笑着操起一根顶门棍,不由分说,朝光头当头一棒,那光头倒下了,似乎棒击的是铜制的器皿。他还没来得及去阻止,随即,地上闪闪发亮,光头已破碎,剩下一堆金子。

释梦师给了他丰厚的工钱。泥水匠还是没有反应过来。释梦师说:“我额外给你酬金,我这漏屋发生的事情,你不能透露出去。”

泥水匠曾去过很多人家,可是开天窗的独此一家。他觉得泥水匠的活儿又苦又累,他模仿释梦师,给屋子开了一扇很大的天窗。老婆唠叨他,他便说:“女人别多嘴,看我怎么发财,有些事一说出来就办不成了。”

泥水匠上街,物色光头。他很失望,偌大的一个都城,光头非常稀缺。难得遇上一个光头,就是碰上个也坑坑洼洼,不如发生奇迹的光头那么饱满、干净。

他恨不得给自己剃个光头。这一点他倒是自信,他的脑袋,确实符合那个形状。但是,敲击了自己的光头,他怎么获得金子?那不就等于让别人享受——自己的头破了,有了金子,老婆改嫁了,他的老婆就是别人的女人了。

泥水匠过去不信佛。这回他第一次进了寺庙,虔诚地烧香拜佛,但目光却盯住和尚——那么多的光头。他模仿香客,捐了钱,然后,他发出了邀请,请和尚去他家做法事。

方丈看出他是临时抱佛脚。

泥水匠说:“从现在起,我皈依佛门。”

方丈问:“你家发生了什么事?”

泥水匠说没发生什么事,他说只是他觉得人生苦短,唯有信佛,方能解

脱烦恼。他毕竟做了一些功课,不然怎么打动方丈?

方丈慧眼,看出了他有一颗蒙着凡尘的心,委婉地拒绝了他。

泥水匠已有了经验,他到一个不起眼的小庙,布施了从释梦师那里挣来的金子,请求住持带两个小和尚去他家做一场法事。

泥水匠已预先送老婆孩子去了娘家。三个和尚一进门,他立即关上门。一方阳光从天窗照进屋内,三个和尚的光头交相辉映。他笑起来,操起顶门棍,挨个击打了三个光头,发出沉闷的声音。那血像鲜红的花。和尚们抱着头呻吟。

泥水匠失望了,他认为是没敲好,没掌握好轻重。

三个和尚破门而出。

泥水匠被逮捕的时候还在纳闷。他蹲了一年牢狱,还是琢磨不透。那三个光头,像西瓜一样,瓜汁、瓜瓢溅开来,怎么没出现金灿灿的情景?

妻儿也离开了他。一年后,他回到冷冷清清的屋子。天窗已破裂。屋里有麻雀、老鼠。他抱着疑惑,拜访了释梦师。显然,释梦师的日子过得相当滋润。

释梦师说:“说说你的梦吧。”

泥水匠问:“梦是什么?”

释梦师说:“没有梦,你找我干什么?我的屋子已不漏。”

泥水匠从来就不做梦。他说了自己一年前的遭遇,问为什么同样是光头,还增加了两个,却敲不出大师的效果。他请教棍子敲下去怎么掌握轻重。

释梦师说出了屋漏那一夜的梦。梦里闯进一个光头,约他天亮堵漏后,一旦自己出现,就用棍子当头一击。如此这样,光头就会变成实实在在的金子,而且能发出悦耳的声音。

他说:“你当时看见的仅仅是表象,本质如同树根,深深地扎在梦的土壤里。”

泥水匠表示没有泄露金子的秘密。

释梦师说：“你不会做梦，却生硬地寻找光头，梦境是因，现实是果，因果因果，没有因何来的果？”

从那一天起，泥水匠修好了天窗，闭门不出，躺在炕上睡觉，等待梦的降临。可能是昼夜颠倒，时睡时醒，弄得他精神恍惚。他似乎看见一片瓜园。阳光里一地的西瓜，又亮又大，他操起棍子，挨个敲打，西瓜破裂，鲜红的瓜汁四溅。他闻到了血腥的气味。他有生以来，做了第一个梦。惊醒后，他一身冷汗。他用手拍了拍脑袋，似乎在试探一个瓜熟不熟，然后，他上街剃了个光头。



对子传奇

张晓林

在宋朝,常见的三种文字表达方式与书法有关。一是文人间的书信往来,我们今天称其为手札;二是文人的即兴吟诗填词,我们今天称其为尺牍;再一种就是对子了。

苏轼在这三个方面都是高手。但若论起在民间的影响来,对子当推为第一。

对子又叫对联。这种形式在宋朝已经普及到千家万户。老百姓衡量一个文人有没有才华,就是看其对子对得怎么样,机智不机智,调皮不调皮,幽默不幽默,有没有学问。当下逢春节所贴的春联,即对联的一种。豫东一带的乡下,至今仍把贴春联叫贴对子。

几乎每一副对子背后,都有一个典故,一段传奇,一篇故事。

我们还是以苏轼做注脚吧。苏轼有一副著名的对子。上联是:“坐,请坐,请上坐!”下联是:“茶,敬茶,敬香茶!”

这副对子的背后隐藏着的是苏轼与一个老和尚的故事。关于这则故事我不想再说多余的话,因为在民间它几乎是妇孺皆知。

只有一点我得向读者挑明,原因是这一点常常会被大家所忽略。其实,这副对子的原创作者应该是小庙里的老和尚。可以说它是老和尚一生生活

经验升华后的结晶。可悲的是，老和尚压根就没意识到他分三次说出的六句话有可能成为传世之作。

苏轼在小庙里稍坐后告辞时，老和尚向他索求墨宝。苏轼也不推辞，瞅着老和尚，眼睛已笑得眯成了一条线，嘴角略带讽刺意味地向上翘起。他濡毫挥笔，老和尚一生沧海桑田的感悟，顷刻间化作了苏轼笔下的历史名对，并一传上千年。

这是苏轼的机智之处。

苏轼对对子的传奇远播辽国，有一个人很不服气。这个人叫耶律忽，相传是辽国对对子的第一高手。耶律忽在辽国备受尊重，辽国狼主封了他一个很大的官，他拿着很高的俸禄，但只干一件事：对对子。辽国国民不论谁有了心爱的东西，都会恭恭敬敬地送到他手上。

耶律忽曾绞尽脑汁出了一个对子的上联：“三光日月星。”

十多年了，立了无数擂台，辽国上下竟然没有一个人能对得出来。

耶律忽带着这样一个对子的半成品，来到了东京。他以使臣的身份向大宋朝廷递交了国书，正式向苏轼挑战。他要与苏轼来一场国际对对子大比拼。

赛场设在御街樊楼。

耶律忽第一次见到苏轼，恭恭敬敬地朝这位传奇人物行了一个契丹礼，然后在—幅白绢上用契丹文写下了上联：“三光日月星。”

写好，退至—旁，目视苏轼。

苏轼微微一笑，捻起—管宣城诸葛丰鸡毫，在另一幅白绢上挥笔立就：“四诗风雅颂。”

思维之敏捷，运笔之洒脱，把耶律忽看得呆住了。

等下联对出，耶律忽深思良久，方拊掌赞叹说：“此绝对也！”

苏轼再一次微微一笑，说：“不然。”

又一次捻起诸葛丰鸡毫，在白绢上用行书对出另一个下联：“四德元

亨利。”

耶律忽忽然笑了。他知道，所谓“四德”，即“元亨利贞”云尔。苏轼把其中一德“贞”给对丢了。

耶律忽正想指出其中纰漏，还没开口，苏轼却说话了。

苏轼说：“阁下一定以为我落了一个字，对吗？宋辽两国虽和为兄弟，你毕竟是外臣，我不说出来的那个字正是我大宋仁皇帝的庙讳啊！”

耶律忽恍然大悟，吐了吐舌头，把到嘴边的话生生又咽了回去。

耶律忽见识了苏轼的文采，长叹道：“真天朝士也，我等难望其项背啊。”

叹完，朝苏轼一揖到地，回辽国去了。

此事过后不久，一天，苏轼正在家闲居读书，忽然闯进来几个凶恶粗暴的衙役，不问青红皂白，上前就把苏轼摁了个老婆顶鸡，接着，一个宦官走过来，宣读了圣旨：贬苏轼一千五百里，去岭南惠州自省，即刻起程。这时的苏轼已是近六十岁的老人，此一去岭南，就再也没能回到东京。

很快，耶律忽就知道了这个消息。当时，他一下子愣住了。后来，他拎着一囊烈酒，走出帐篷。他遥望东京方向，深深地拜了三拜，然后旋掉囊塞，洒酒为苏轼壮行。酒洒至一半，耶律忽突然大哭起来。

醉墨堂及其他

张晓林

石苍舒是长安人。北宋时长安也叫京兆，一些典籍又多称他为京兆人。

石苍舒和苏轼多有交游。苏轼在凤翔任签书判官时，往返汴京都要经过长安，去石舒苍家里坐一坐，喝喝茶，说说书法上的闲话。石苍舒书房的斋号叫醉墨堂，苏轼曾为醉墨堂写过一首诗，其中“我书意造本无法，点画信手烦推求”两句最为著名，几乎为书法界的方家所熟知。

起斋号为醉墨堂，一定是有缘故的。缘起应是石苍舒藏有褚河南《雁塔圣教序》真迹。他得到这一墨宝时，曾大醉三日，酒醒后，就改斋号为醉墨堂了。

文潞公在长安做主帅时，也曾到过醉墨堂几次。文潞公有北宋第一名称的美誉，无非有两点缘由：一是文潞公在宰相的位置上断断续续地坐了五十余年，历事仁宗、英宗、神宗、哲宗四朝；二是文潞公的岁数在北宋时期是个神话，传说他活了九十四岁，仅从这一点说，恐怕北宋宰相中无人能比吧。

这些都不重要，能来醉墨堂，多半因为文潞公是书法家，对书法有着难以割舍的情结。文潞公的传世墨迹，在他的故籍介休博物馆里存有十六字的楷书拓片。北京故宫博物院藏墨迹《三札卷》，台北故宫博物院藏《得报帖》《洛口帖》《内翰帖》等，都是行书墨迹。1976年，洛阳伊川县城关镇窑底

村西出土《王拱辰墓志》。此志由安焘撰文，苏辙书丹，文彦博篆盖，是文潞公的篆书。由此看来，文潞公书法是各体皆精的了。

文潞公对自己的书法也颇为自负。有一次，文潞公、黄庭坚等人在一起雅集，喝了几杯小酒后谈论起了书法。黄庭坚说：“潞公的书法堪与苏灵芝比肩。”

苏灵芝是谁？唐玄宗时的一个儒生，做过登仕郎、录事、军曹参军一类的小官。他的书法在当时名气很大，几与徐浩齐名，后人甚至把他和李邕、颜真卿并称。苏灵芝一生做的都是比芝麻还小的小官，他书法上的名气，应不是官位高、财大气粗、裙带关系复杂的产物，靠的是书法上的真功夫。

黄庭坚把文潞公的书法与苏灵芝并论，应该是很客观的。



可文潞公不愿意。文潞公说：“苏灵芝那叫书法？叫墨猪还差不多！”

黄庭坚讨了个没趣，默然而退。

文潞公为何当众办黄庭坚的难看，其动机已经无法查考了。我们只能推测说，文潞公不喜欢别人拿他的书法和苏灵芝之流的书法相比较。

对文潞公书法进行评价，除黄庭坚外，南宋的诗人楼钥算一个，他在他

的著作《攻愧集》中这样说：“潞公翰墨飞动，使人望而畏之。”一个“畏”字，让人很是费解。书法作品本身有什么可让人害怕的呢？私下想一想，明白了，楼钥有论书兼论其人的意思。

石苍舒经历了一件事，倒是能给若干年后楼钥的这一理论做一注脚。一天，文潞公来醉墨堂，恰巧苏轼和石苍舒正在赏玩《雁塔圣教序》墨迹。文潞公一见，大呼：“今天真要大饱眼福了！”他把褚河南的墨迹拿在手里，赏玩不已，再也不舍得放下了。

临别，文潞公恳请说：“借阅墨宝二日，找高手临摹一本，也好时时雅赏。”

石苍舒竟无言以对。

过几天，石苍舒接到文潞公的邀请，要他去参加一个酒宴。等他到达地点的时候，看见已经有很多人聚集在那里，多为文潞公的僚属，还有一些长安的地方官员和文人雅士。石苍舒走进去，除文潞公朝他微笑一下，其他竟无一个人与他打招呼。

等大家都坐定，文潞公让人呈上两本法帖，一为《雁塔圣教序》真迹，一为它的临本。文潞公让大家朝前靠靠，指着真迹和临本，说：“今天请诸位来，就是让你们鉴别一下这两本法帖哪一本是真的。”

大家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然后又去看那两本法帖，一起指着《雁塔圣教序》的临本，喊：“这一本是真迹无疑！”

石苍舒吃惊地看着大家，他眼前晃动着无数张圆圆的嘴巴，自始至终，他呆呆地站在一旁，没能插上一句话。酒宴结束时，文潞公笑着问他：“苍舒有何感想？”

他苦苦一笑，说：“苍舒今天才知道穷书生的孤寒啊。”

回到醉墨堂，一连几天，石苍舒的思绪都无法从那场酒宴上收回来，人们为什么都要指假为真呢？后来他想通了，这些人或者有求于文潞公，或者慑于文潞公的权势，他们心理上对文潞公有着一种畏惧。

或者说，是文潞公这个人叫他们害怕。

在文潞公身上，发生过这样一件事。

文潞公和狄青是同乡。狄青在定州做行营副总管时，文潞公曾派门客找他办过事，结果没能令文潞公满意，算是得罪了文潞公。文潞公便记在了心里，底下发狠话道：“走着瞧吧，让你有好果子吃！”

狄青因战功显赫来京城做了枢密使后，就大加犒赏士卒。士卒们得了衣物粮食，铜钱布帛，走在大街上，见人就炫耀说：“狄家爷爷赏的。”

文潞公听说这件事，就去见宋仁宗。仁宗坐不住了。士卒眼里只有狄青，没有朝廷，太可怕了！文潞公趁机进言说：“先把狄青的枢密使职务撤掉，再把他撵出京城算了。”

仁宗又踌躇起来，狄青对赵家有大功劳啊！

第二天，仁宗召见狄青，委婉地告诉他，朝廷有让他离开京城，出任两镇节度使的意思。

狄青感到很突然。狄青说：“陛下，臣近日无功，却突然被授予两镇节度使；也没有什么过错，却凭空要被赶出京城，臣不明白什么意思。”

仁宗沉思良久，没有再说什么。

隔一日，文潞公再来见仁宗，问起狄青的事。仁宗说：“这两天我前后想了很多有关狄青的事，总觉得他是一个忠臣。”

文潞公冷笑，说：“太祖难道不是周世宗的忠臣吗？是下面士卒逼他黄袍加身，才致使有陈桥之变啊！”

这一下子戳住了宋仁宗的痛处，他默然无语了。

自仁宗召见后，狄青心下一直惴惴不安，他就来找文潞公问个究竟，问一下这个宰相同乡前两天仁宗想让他外出任两镇节度使，到底船弯在哪里。文潞公紧紧盯着狄青的眼睛，带着很亲近的神色说：“没有别的原因，是朝廷怀疑你了。”

狄青不解，问：“怀疑我什么？”

文潞公放低了声音,说:“怕你再来一次黄袍加身。”

就是这一句话击垮了狄青,他满脸的惊慌恐怖,醉了一般接连倒退,险些被门槛绊跌在地上。

不久,狄青以检校太尉同平章事护国军节使这一长溜的头衔出任陈州。

文潞公没有放过他。狄青在陈州任上,文潞公每个月两次不定时派中使去“抚问”他。每当听说中使要来陈州了,狄青都是惶恐焦躁,惊疑终日。次年,狄青病死在陈州。

后来的史书上说,狄青的死,都是文潞公的计谋。这样的人,够阴狠的了,有谁与他处事不感到害怕呢?回过头再来读楼钥的“使人望而畏之”一语,也就不难理解了。



门神

宗利华

陶门神一大早就吩咐：“关闭城门。”

夫人便笑咪咪地去关上自家大门。水早已温好，盛进大木盆。门神躺进去，闭目养神，直至水微凉。陶门神有一怪，请画版之前，必要沐浴，净手，焚香，叩头，尤其是请钟馗之前。



人家不叫雕，不叫刻，不叫画，叫请。

门神一身清爽，飘然去书房。这一日他不吃不喝，夫人也绝不去请三问四。傍晚时分，门神摇摇晃晃地拉开房门，喊：“渴啦！”

院子里一丛翠竹下，夫人早已端坐半日，此刻一路细碎小步而去。

一块画版已然制好。

每制完一版，门神必细细品一壶茶，清洗浊气。他说：“这一天下来哟，人都脏了。”

品完茶，又沐浴完，这才吃饭。饭罢，喊儿子陶天去印。陶天雕刻手艺尚欠，但印制、着色、装裱，已承继衣钵，在溪镇也算把好手。

溪镇是年画重镇，陶家更是赫赫有名。门神这人怪是怪些，活路儿是真好。同样的钟馗，他请出来的，就有灵异之气缭绕其上。人在门前走，想不看一眼都难。那钟馗是活的，在招手，在舞蹈，在戏弄你。人都说陶家的钟馗，活人看了，想停住脚陪着嬉闹一番，鬼魂见了却立马绕道儿走。还有个说法，做坏事的人，把他擒到陶门神所画钟馗前，立马现原形。坏人不敢看，看一眼浑身抖。

陶门神雕刻的钟馗画版，只印一幅。儿子陶天不需他吩咐，印制完毕立刻焚毁画版。如此年画，哪能不奇？凡得到者，都会精心装进画框，大年三十于大门口挂一晚，次日就当藏品收起来。他家钟馗根本不怕偷，没人有这胆儿。有一次，一户人家年画被盗，次日傍晚端端正正给挂了回来。据说画上的钟馗撵得那小贼屁滚尿流。

陶天亦学他父亲，沐浴，焚香，清心，凝气。刀还是那几把刀，材质也还是那材质，甚至雕刻地点也是在父亲书房。但每次拿来给父亲看，父亲眼睛里总也不见一丝亮光。

一日，陶门神一声叹息：“儿啊，现在你还请不来。”

转眼间，战事频仍。一日，陶天小心翼翼地问父亲：“那些人看你的画，也会心惊吗？”